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00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我的「双11」

□ 太仓 李仙云

世相百态

每年的“双11”，网络和平台推送的超低折扣的广告宣传语，真可谓多得“乱花迷人眼”。我自认为是个勤俭持家的人，可那些平日看着心动嫌贵硬是不忍下手的“宝贝”，到了“双11”，欲望终于战胜理智，还是一次次去和那些“剁手党”一起“血拼”，体验零点抢货、秒杀带来的快感。有时眼明手快，在商家设置的超低折扣仅限前50名中，终于成功抢到，乐得简直都能重拾对生活的期待与激情。

可有时费心劳神抢到的，并不是“宝贝”，而是像“鸡肋”一般的劣质商品，质量差到用时心塞，弃之可惜。那年“双11”，看中了一件桃粉色的雪花呢外套，那件在商场里起码卖到三四百的衣服，淘宝上只要八十就能买到，果断地下单，可收到“宝贝”时，眉头就拧成了疙瘩，图片中明明是“明星款”的范儿，可拿到手里，连地摊货都不如，布料劣质，裁剪走样，做工也是粗枝大叶，最要命的是袖子竟然长短不一，乍看咋别扭。无奈，偷鸡不成蚀把米，便宜的“宝贝”没抢到，还自出退货运费，累了快递小哥，也把自己狠命折腾了一番。

或许也是应了那句老话“便宜没好货”，朋友瞥儿可不像我，她是专挑高价的“宝贝”下手，有年“双11”，她一口气抢了15件衣服，每件都在千元上下，件件款式新颖，她穿在

## 家乡的米酒

□ 湖北 广水 刘芳

烟火人间

我的家乡属于丘陵地带，山坡上的地种花生、高粱，山下的水田种水稻。每年，爷爷便要留下一块田，专门种糯米。每年的糯米刚收获，奶奶便要小心收藏。逢年过节，奶奶会拿出一些做米酒。

酒曲是她自己做的。制造过程十分复杂。需要发酵，再晒干。

奶奶做米酒自然有她的一套。奶奶平时脾气暴躁，此时却很细心。泡米，蒸煮，起锅，入缸，调温，精心照料，一丝不苟。

奶奶做的米酒，甘，软，宣洌，不涩不腻，芳香糯软，入口即化。

我见到奶奶做米酒，头晚临睡前，便把糯米用冷水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便放进锅里隔水煮熟，然后用凉开水发散，撒上曲药，细细拌匀，盛入盆内密封，再用棉被捂严，若在冬天，还需放上一个热水袋保温，两三天后，清香四溢。那时我在镇上读书，每个学期回家一次，若能吃到奶奶做的米酒，便高兴得要死。一进屋，米酒的味道飘香，不管怎样，先去吃一碗再说。一碗吃完，往往还不

## 岁月秋鸣似弦歌

□ 广东汕尾 鹿舟禾

四时有景

深秋之夜，坐在阳台喝茶，凉月满天，阵阵秋风吹满怀。在明媚的夜空下，揽椅摇曳，扇瓣轻拂，思绪便不由自主闪回到童年的秋夜里，那些美好的记忆，仿佛点点星光，散落在岁月的长河里，点缀着我的人生。

儿时居住在乡间，听惯了夏夜此起彼伏的蛙鸣，一不留意，秋虫的鸣叫声带着特有的金属质感，在耳边悠然响起。如果说夏日的蝉鸣蛙鸣叫让人有点烦躁，那么在秋夜听虫鸣声，可真有“万物合奏”的美妙。在淤泥水潭交杂的小路上，那安逸的小院里，那闭目的野花园，遍布了秋虫的足迹，那丛林中微微传来的鸣叫，似乎在静谧的世界里，奏响了起伏不定的欢乐交响乐。在田野里穿梭，眺望着无边无垠的丛林，静听秋虫在这幽暗的夜空中吟唱，它们与清风一起共鸣。丛林中的啾唧，是今夜的圆舞曲，高远的夜色，是秋虫的国度。

于山水环抱间，因山水的美丽而陶醉，为鸟歌虫吟而激动，为浮生描绘一段不急不缓的诗意时光，应是人活在世间的一种境界。秋露如珠，月华似练，把一切都笼罩在感性的氤氲中，我迅速按下快门，恰巧风儿轻轻掀开盛会序幕一角，窸窣窸窣的虫鸣声，垣墙下仓促的秋菊朱瑾，未来得及摆弄姿态，就被定格成照片。我将之发送给在外打拼的儿时伙伴，想让他们同我一样，心间也能驻有片刻的闲情。

儿时的秋夜里，我和小伙伴们为了捕捉到秋虫，曾经想了许多办法，我们先采用捉蝉的方法，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用刀片将竹枝对半剖开，弯成圆圈扎牢，在屋檐下缠

身上原地转一圈，美得让我们赞叹咋舌。可居家过日子，谁敢这么任性消费！十几天后，在街上偶遇瞥儿，她还穿着以前的衣服，我不禁诧异地问：“买了那么多新衣服，干吗不穿？”她诡异地朝我一笑，然后打开手机相册，原来她是去外地旅游了，而每到一处，她都穿着不重样的衣服，拍的照片跟明星一样靓丽。她凑近耳边对我说，旅游回来，那些衣服我都退货了，懂了吧？她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而那一刻，我告诫自己，把她从自己友人的名单中果断删除。

其实任何事都有正反两面，我喜欢阅读写作，现在的书是纸张越来越好，但价格也越来越高，而选择在“双11”去一些正规的平台买书，是我这几年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些平日心里心仪而舍不得买的书，每到这时，商家真是给出了“白菜价”，于是我最喜欢的卡夫卡，他的《城堡》和《变形记》，就摆在了我的书架中。梭罗的《瓦尔登湖》，更是便宜得让我尖叫，还有史铁生的一本著作，也被我一收入囊中，闲暇之时，这些书籍便是陪伴我的挚友良师。

如今的我，再不会贪图便宜而去狂购乱买了，尤其是看了日本山下英子写的《断舍离》一书后，我更加明白，舍弃不需要的杂物，可以让空间整洁明朗，而要想让心灵轻盈自在，就要降低对物的欲望和依赖。

尽兴，要多吃，奶奶便不许，米酒米酒，米酒也是酒，吃多怕是要醉了。实在是馋得不行，趁奶奶不注意再去偷吃。吃得满脸通红，脸颊发热。仿佛脚踩云端，腾云驾雾，通体舒畅，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酒香的味道仍然在。

成年后，我自己也学着奶奶的样子做过米酒，却一次也没有成功。不是米酒淡了，就是米酒太老了。

生女儿后，奶奶特意从乡下带来自己做的米酒。放些红糖，打几个荷包蛋小火慢慢煮，米酒慢慢煮开，香喷喷，甜滋滋的。产妇在月子里吃米酒，吃了大补，还去寒气，不得月子病。还可以把红枣等配料放在米酒里煮，能快速地恢复身体，同时可以催奶，让奶水充足。一个月下来，自己白白胖胖，娃娃也粉嫩可爱。那小脸蛋白里透红，鲜嫩可爱。像是喝醉了酒似的。

如今，奶奶已经不在了。每次去菜市场，看见卖米酒的，便要买一些回来，味道甘醇，香甜，可就是感觉不到奶奶做的那种味道。奶奶做的米酒，有很深的亲情在里面。

绕上蜘蛛网，到了晚上，就挥动长竹竿，把那些在草丛间咕咕叫的蚰蚰粘住，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摘下来，放入纱布袋或者玻璃瓶里。时间不长，瓶口就好似高音喇叭，响声越来越大，瓶子拎在手中，就像拎着一串音乐盒，回响在乡间野道上，格外悦耳。

后来，小伙伴们觉得用蛛网粘有个缺点，常常把秋虫的翅膀粘坏了，就用旧帐子做成网兜，听到秋虫在鸣叫，就用网兜套上去，一准都能捕到。有时，一些秋虫停息在草丛中或树枝上，我们就提着大口瓶走近，拿着瓶口靠近那些虫，用手将其轻轻抹入瓶中。睡觉时，就拎着秋虫瓶挂在床边，想象自己是千年前的将军。我一次次地抬头张望，一次次地幻想着，脑际又隐隐闪过天窗的月影、奶奶的蒲扇，还有呢喃的歌声，和着甜甜的梦睡去了。

秋天的夜晚就是一首精巧的绝句，那绝句的内容就是这此起彼伏的虫鸣。人生也如这四季啊！时光悄然而逝，但静听心声，总有一份记忆在心间，如虫鸣一般美妙回响，如月之温婉。我们无法挽留四季的春花秋虫，它们灿烂过、美丽过，又必将不耐“风刀霜剑严相逼”，而终归寂寞。可是，下一个春天，下一个秋天，又怎能少得了春花秋虫？

自从住进城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见过秋虫鸣叫了，耳边传来的都是汽笛声和喧闹声。今夜，站在城市流光溢彩的华灯下，我又想起故乡，想起被秋虫叫醒的夜晚，那些曾经响彻乡村秋夜，回荡儿时童趣的虫鸣，依然留在心底，魂牵梦绕，经年不散。

## 花的世界

□ 江阴 箫笛

时光漫记

## 「云」做的糖

□ 甘肃永昌 田雪梅

微情一刻

前一段时间，每逢周末我都在阳台上侍弄花花草草，眼睛一瞥，看到隔壁邻居摆放在前突的不锈钢晾衣架的一块平台上的几盆玫瑰花。枝干都不大，很精致，花儿开得正旺，粉的、紫的、深红的，很是漂亮，只不过那养花的盆还是卖家的简易盆。我心里一面感叹花儿的美，一面谴责主人的随意——为何不换成一个好一点的盆？

再过几日，又在阳台上忙活，无意间往邻家的阳台看去，这一看，着实让我吃惊，只见眼睛所见之处不是那色彩艳丽的花朵，而是一片枯萎的景象，花和叶已经枯萎得不像样子。大概是主人好些天没给花浇水了，把那么生机勃勃的几盆花给干死了。我心里不由得埋怨主人狠心，不喜欢或者没有精力去侍弄，就不要去养它们，那也是生命啊！

我想起前几年去一个学校交流，那里的一个老师喜欢养花，在楼顶上种得到处都是，由于养的月季花多了，他又不喜欢，他说：“不浇水，让它们死掉，然后再买新的。”

其实身边这样残忍的人比比皆是，有些人养的宠物不喜欢了就遗弃，让其自生自灭；些为人父母的，残忍到把亲生骨肉弃之不管，让其流落街头。

作为一个爱花的人，可能我做得不是那么够格，由于我的技艺不精，或者是由于溺爱浇水和施肥太勤，又或者粗心大意，养死过不少花花草草，我为我的过失难过，之后不断探索和提升养花技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的内心里是爱花的。花让我想起祖母，想起初冬里的那一棵小菊花和麦场边深沟里的那一棵蒲公英。

我是祖母带大的，小的时候，她经常背着粪箕跟一个老太太去田里挖野菜喂兔子。在玉米比人还高的时节，她从田里回来，挖回来一株小花，花色淡淡的，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种在院子里。这是我爱花和养花基因的开始。转眼之间祖母已经去世十多年来，当年和她一起下地挖野菜的老太太也作古多年了。

读小学的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说上级要来检查，美化一下环境，希望同学们带几盆花来学校，我第一个举起了小手。我家的那一盆小菊花是爷爷从山楂地里挖回来的。我两手捧着那盆花儿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初冬的天气，还是很寒冷的，我的小手冻得通红。到了学校，看见其他同学的花卉都是一大盆、一大簇的，只有我的那盆小菊花很单薄、很瘦小，遭到了其他同学的笑话，班主任窦老师把我的那盆花往那几盆大簇的花边上一放说：“这不是也很漂亮吗？”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感激窦老师，感激他保护一个幼小孩子的自尊心。窦老师还健在，今年刚刚升级做了太爷爷。

有一年我工作的学校进行整修，一棵硕大的蒲公英被挖下来扔在草地上，好几个初一年级的孩子们围上去七嘴八舌地议论要不要带回家种起来？我内心里涌起一阵阵的温暖。记得小的时候，我在打麦场边上的一个深坑里发现了一颗很大的蒲公英，我好奇地围着它看，我叔叔用一把铁锹连土把它挖下来让我带回去种。很不幸，十多年前，疼爱我的叔叔在祖母去世刚半年，也随之而去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对于我，眼前的花草草总能触动我思念亲人的那根心弦。一花一世界，要善待它们。

时光一点一点地将记忆的糖丝抽取出来，汇成甜蜜的海洋。犹记得第一次看见棉花糖的情形：一根普通的细木棒，慢慢地裹上一圈又一圈的糖丝，宛若一个纯白的、裹得大大的蚕茧。每当看到卖棉花糖的师傅，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回家，缠着爷爷给我买糖吃。

师傅做糖，像是在耍魔术。一团白色的糖浆，慢慢地围绕着一根棍子转动，画一个大大的圆圈。我看得入迷，仿佛看到了一团团白云在他的手中幻化成了甜蜜的糖。不一会儿，一团团饱满的云糖就完成了。它们软软的，怕是轻轻地触碰一下就会飘飞起来。爷爷买了一个给我，我捧着柔软的“小白云”，用舌尖轻轻舔一下，它在口中慢慢化开，甜蜜弥漫开来。我眯着眼，眼前的世界似乎都变得模糊不清，我仿佛置身于云端，在空中独享只有我和棉花糖的美好时光。

儿时的记忆总是那么美好，尤其是和伙伴们一起分享的那些欢乐时光。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小伙伴围在一起，手里拿着那蓬松松的棉花糖，每个人都忍不住想要去捏对方手中的糖团。互相捉弄、嬉笑打闹，闹够了，用舌尖慢慢舔着棉花糖，脸上、鼻子上都粘上了糖丝，黏黏的。大家互相看着对方，你指指我，我指指你，笑得气喘不接下气。

有一次，卖糖的师傅又推着他的小车来到了我们村。他又开始“变魔术”，一会儿工夫，绵软洁白的棉花糖就化作云飘在伙伴们手中，我眼巴巴地看着，咬着嘴唇，那天正好爷爷去地里干活去了。

师傅举着一个小小“云朵”，递给我，我把手背在后面，坚决不要。师傅呵呵一笑，道：“送你一个。”我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师傅说：“我每次来你们村，你爷爷都会给我倒开水喝。他是个好人。”听到这里，我才接过了师傅的棉花糖。

爷爷听我说师傅送我糖吃，便教导我：“孩子，下次可不能再白吃他的糖了。不能帮了别人，就图回报。”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师傅再来时，我帮他推过车子，倒过开水，但再也不白拿他的棉花糖了。

儿时的棉花糖已很久不见。但是每当我看到天空中悠悠飘浮的白云，那些吃过的棉花糖，犹如一缕缕柔软的云彩，轻轻地飘荡在我的记忆里。